# 百僚金鑑

百僚金鑑卷之五

給諫總考

按六科。在秦為黃門侍郎。給事黃門。又秦諫大夫。郎中令之屬。又置散騎中常侍。漢因之。後漢曰給事黃門郎。增諫大夫。曰諫議大夫。官名雖殊。而皆侍從儐相。盡規獻納。糾正缺違也。黃門侍郎。每日暮對青瑣門拜。亦謂之夕郎。唐增左右補缺拾遺。宋增司諫正言。皆今給事中之任也。給事中。唐龍朔二年改為東臺舍人。埀拱改為鸞臺。諫大夫。漢屬光祿勳。北齊隸集書省。宋初諫院

明初以給事本古門下省掌封駁之官乃特重六科列署於掖門內已乃遷掖門之兩翼洪武初名起居注已準周制名元士置八十一人又稱源士謂政事本源也後定用部名分六科科名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今因之後改為六科掌印給事中滿漢各二人裁都給事左右給事之名

設科員為　天子親吏掌侍從規諫補缺拾遺分察六部百司之事而糾其弊誤凡制勅宣行大事覆奏小章署而頒之有失封還執奏凡百司軍民所上章下讀而署之糾正其違悞主德缺違朝政

得失。百官賢佞。小許專達。大許聯署奏聞。凡日朝六科輪一人上殿左右。執筆記　旨。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六掌科皆與。凡諸司題奏。日附科籍。五日一銷註。覈驗。後朝奏門籍。六科流掌內傳　旨下覆奏。得　旨而後行。定秩僅七品。而地親切。專糾駁。防專恣之漸也。

賈山

漢文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今人主之威非

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使不開導以求諫。和顏色而受言。則人主不得聞其過。而社稷危矣。又云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勞天下。天下莫不悅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觀之。願少須臾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功業方就。四海嚮風。乃從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修之於家。而獻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愍之。上嘉納焉。

東方朔

東方朔平原人諫武帝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為苑上乏國用下奪農桑其不可一也壞人塚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騎馳車騖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其不可三也

司馬相如

相如字長卿蜀人諫武帝曰輕萬乘之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為娛臣切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亂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

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王吉

漢王吉諫宣帝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將興太平致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會期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乎上以其言為迂闊

貢禹

漢元帝聞貢禹明經潔行。拜為諫大夫。虛己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天生聖人。蓋為萬民。臣愚以為宜放古以自節焉

薛廣德

漢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就橋。

劉更生

元帝時石顯用事劉更生上疏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悲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邪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今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

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下之心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賢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 匡衡

匡衡為給事中因日食地震之變上疏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教化之源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

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傚放之。此教化之源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陛下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然後大化可成。禮樂可興也。

朱雲

故槐里令朱雲見漢成帝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上問爲誰。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

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直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張禹帝師也。阿附王鳳。故雲云然。洵乎其直也哉。

## 張蘊古

唐張蘊古獻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于未形。雖

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太祖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唐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即諫此貞觀致治之本也

孫伏伽

唐太宗好騎射孫伏伽諫曰天子居則九重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走馬射的非今日天子事上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張元素

唐太宗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元素為給事中

諫曰。洛陽未有巡視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隋氏宮室之弘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元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顧謂房元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元素所言誠有理。今即為之罷役。後日或有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元素絹二百疋。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魏徵

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營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危而治。又何須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魏徵又以太宗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十條。上疏曰。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慾。化被外方。今萬里遣

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此不克終一漸也。初撫民之勞。呴民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為驕。勞役則易使。此不克終二漸也。初役己以利民。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與君子恭而遠之。小人狎而近之。此不克終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自信而任之。比年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此不克終六漸也。初高居

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今志不克固。夜出夕逐。馳騁為樂。此不克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問訐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今長傲縱慾。無事興兵。問罪遠裔。此不克終九漸也。初頻年荒旱。畿內戶口。無一戶失。今疲於徭役。關中勞弊。怨離。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今旱荒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明。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上乃以所上疏列為

矜悖。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館。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褚遂良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太宗問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治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谷那律

唐高宗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同時有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李善感

監察御史李善感諫高宗曰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方突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

熟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鳴鳳朝陽。

陸贄

陸贄謂唐德宗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德。又曰。若謂諫諍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諍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

陽城

陽城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李泌薦之

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及陸贄等坐貶中外惴恐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殺無罪人即會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贊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重罪太子為之營救乃免

李德裕

唐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

曰納誨以諷侮棄諫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

田錫

宋田錫為左拾遺上疏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以議平漢之初駕馭武官為要機而大體之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之師其二言令諫官不開廷爭給事中不開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軒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有職官而無圖籍願陛下擇人各司其局其三言關西苑廣御地而尚書令無本

廳郎署無本局九寺三監衛天街之南廊貢院戲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共四言按獄官枷杻鉗鎖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為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於背遂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疏入賜錢五十萬

按田錫為知州時即上疏曰拾事中不得其人左右拾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否近謀遠之事又言昨又升平天下混一故陛下以功業自多然四方雖靜而刑罰未盡措水旱未甚調陛下

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
不謂之至理皆切要之語也

謝泌

宋太宗修正殿頗施綵繪右正言謝泌因對陳其事
即日命代以赭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
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圖者朝上
諫疏暮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范仲淹

宋仁宗開天章閣詔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所
欲為者參知政事范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

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佞倖常悉用之同時當弊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范鎮

知諫院范鎮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

慮也。頌以太祖之心。行眞宗之事。以係億兆人心。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

司馬光

司馬光知諫院。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切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非嫗煦姑息之謂之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愚賢。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

則亡。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全而授任。苟日月積久。而不問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途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若掌教化。有文學若待顧問。有政術若為守長。有勇畧若為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民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進諫。四

曰謹微。五曰務實。嘗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 韓琦

宋仁宗時。韓琦條陳所宜行者七事。曰培政本。念邊計。擢賢才。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又陳救弊八事曰。選明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

## 呂公著

呂公著知揚州。被詔入朝。上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既居政府。與司

馬同心輔政凡欲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而行之民歡呼鼓舞稱便矣

陳禾

右正言陳禾上書劾童貫黃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急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

呂誨

呂誨字獻可以右諫議大夫致仕上疏曰臣本無宿

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實陰陽有逆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先後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祗憚跂炙之苦又將慮心腹之変蓋以身喻朝廷也

李綱

宋高宗欲相李綱綱辭曰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二曰議巡幸三曰議赦令四曰議僭逆五曰議偽命六曰議戰七曰議守八曰議政本九曰議久任十曰議修德

胡安國

高宗時。胡安國爲中書舍人。兼侍讀。上時政論二十一。

五篇。以爲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

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恤民

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

而後號令行。人心順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

天下定矣。然後致其觀人主志向何如耳。志尚所以

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

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

畢矣。論入。改給事中。

朱熹

晦庵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臣不暇言。且以大本與急務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已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心勞力。以求正夫六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為矣。

真德秀

真西山為江東轉運副使。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

恥不可忘二曰北降之道不可輕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又為禮部直學士院又上疏言收拾人心四事大略言刑政當與衆議賞罰不可有私心苞苴公行宜反其物而罪其人治世氣象欵其寬裕解密網而達下情也

胡寅

宋起居郎胡寅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畧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曰務實效以去虛文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曰都荆襄六曰選宗室

之賢者。封建任使。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

杜範

理宗以杜範入相。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中書。勿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而用之。久於其職。勿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文臣貼職武臣閤衙。不當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自宮掖始自貴近始。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許衡

元許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國家當行漢

法齊一吾民使富實興學以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須俸祿以資仕者之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司以糾察汙濫三曰為君難以戢言坊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為用以修德任賢愛民三者為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微蒙古主嘉納之

姚樞

元姚樞見太宗可以有為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元主大奇其才

章綸

明章綸，樂清人，正統時，條陳上太平十四事：一曰躬攬乾綱，在聖德英明；二曰緝熙聖學，在儒臣直說；三曰面議大政，在委任孤卿；四曰為政得人，在愛惜名爵；五曰肅正朝綱，在激勸憲諫；六曰廣開言路，在聽用忠良；七曰敬畏天戒，在下詔求言；八曰精慎選舉，在擇主得人；九曰旌明考覈，在黜陟公當；十曰守備邊境，在選將練兵；十一曰征討不庭，在專任將帥；十二曰禁止罪犯，在恪守律例；十三曰官吏養廉，在汰冗職；十四曰作興人才，在教養有道

華論又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燮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惜羣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謹巡游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節貢獻十四汰冗官其大者言內臣不可以干外政佞臣不可以假威福後宮不可以盛聲色

李賢

李賢鄧州人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儆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抑貴近振士風結民心

商輅

商輅淳安人宣帝時入內閣首疏八事曰勤政納諫

儲將材飭邊備舉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

開入德之基以造士

彭時

彭時安福人天順時上疏言德政之要七事一罷佛

士二謹命令四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商議政事兼

問軍民休戚訪人材賢否察治體風俗得失四重官

賞節刑獄五聽受直言六戒勵百司奮勵事功七清

理三營草場減退豪勢莊田嚴掊尅之禁

陳壽

陳壽字體仁新淦人為都給事中直論時政得失無

憸不喜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

馬文襄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嘗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體仁得之矣

粘合重山

元太祖嘗置酒內庭粘合重山侍因諫曰天子以天下為憂憂之未嘗不治忘憂未有能治者也置酒為樂此忘憂之術也帝深嘉之

# 百僚金鑑卷之五

## 都憲總考

按秦御史大夫位上卿漢仍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復置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及置司隸校尉以御史中丞督司隸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至墨綬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秩比丞相復置長史丞職如故哀帝後更復不常蓋自漢以來御史大夫皆為三公郎令宰相之任中丞為臺主郎令御史大夫之任職榮重矣明初設御史臺改中丞未又準漢御史大夫

設左右都御史準漢中丞設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史其奉勅內地撫循外地防鎮者或以都御史往或以尚書侍郎兼都御史往矣都御史主天子耳目風紀之司率其屬肅紀守法以賛天子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而朝覲考察都御史入天官臺司賢否黜陟之斷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或奉旨同刑部大理寺讞平職位雄峻甚矣

張綱

漢張綱為侍御史。行郡縣表賢良顯忠勤。他御史俱就道。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大將軍梁冀等。不法事。京師震悚。

桓典

漢桓典為侍御史。嘗乘驄馬。宦官畏之。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范滂

漢范滂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令守貪酷者。皆望風解印綬去。

薛聰

北魏許懋為侍御史彈劾不避強禦魏主每欲進以名位懋苦辭不受魏主曰卿天爵自高非人爵所能榮也

唐介

宋唐介為御史劾文彥博貶為英州別駕李師中賦詩美之曰孤忠自許眾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載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由是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趙抃

宋趙抃。字閱道。為殿中御史。彈劾不避權幸。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有過。尤當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云。

黄治

宋黃治為御史中丞。質直端重。存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應哉

崔仁師

崔仁師為殿中侍御史。按獄青州。謂孫伏伽曰。凡治

徼當以仁恕為本豈可知其寬而不為仲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四之罪亦所願耳及勑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詞者

楊範臣

楊範臣為監察御史唐明皇命往海南求珠玉奇寶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則賈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遽引咎慰諭而罷之

劉温叟

宋劉温叟為御史中丞趙光義聞温叟清介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温叟不敢郤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況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

孫抃

宋仁宗以孫抃為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糾繩才抃上疏曰臣覩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詰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

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杆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杆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杆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唐韋澳貞靜寡慾不肯見高元裕曰恐無

呈身御史

## 張杲

張杲為御史中丞。指切時政。無所畏避。宋仁宗謂之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杲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

## 趙尚

宋趙鼎為御史中丞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又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禦三策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荊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湘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陳塤

宋陳塤為監察御史言民命與國脈相維獄訟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脈尚何以保吾國之

命脉。因極言檢覆。决獄。睞决。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重勘。追證。十弊。理宗從之。

張養浩

元張養浩爲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既聞命即散家之所有。以與隣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饑者賑之。死者瘞之。經華山。禱雨西嶽。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民大喜。著書三卷。曰廟堂忠告。曰風憲忠告。曰牧民忠告。

鄒天挑

元御史中丞鄒天楗陳時政七事曰惜名器抑浮躁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興農桑務本勵學養士帝嘉納詔中外舉行之

章溢

章溢龍泉人洪武時為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為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為哉

陳鎰

陳鎰字有戒吳縣人正統中以副都御史鎮守關西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兩賜時若年穀屢登民

信愛之以其美髭髯呼為髯公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鎰諭以當復來始稍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殺頭為鎰舁轎則不事醫藥祈禱輙愈一出行楚人爭舁之雖禁不息也及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

黃紱

黃紱河南人成化中以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嘗行部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至此乃驅之戰守耶於是令預支米三月會詔毀屯

寺。乃使汝尼。盡解羊門。給配與士人。大悅。及綬去。尼有携子拜送路旁者。

熊繡

熊繡。字汝明。湖廣人。弘治中以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廉潔。自甘疏布饑糜。有羨不入私室。褒邊練武。套曾三年。不敢入榆塞。

周金

周金。字子庚。武進人。嘉靖初。以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金愕然。因入靜室。躊躇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吏兵卒。盡入環列庭

下。謂之曰。若輩與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金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非得已耶。衆叩頭曰。往賊自取族耳。尚何道。金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殺之。月使殺馬。其誰恐乎。衆大歡呼叩頭退

當是時以斥言解上下阻疑。自謂得應機之智云

宋藝祖以杯酒釋藩鎮兵權。亦是此意。

按明洪武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

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事迄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關中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

罷去。正統末南北兵興。於是南省邊隅編置巡撫官矣。後惟浙江福建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則有四巡撫。北直則有兩巡撫云。

布政

按布政古方伯為一州之表率者昉於堯之四岳舜之十二牧為之九州九牧周之八命作牧也漢魏以来為刺史或為單車刺史或為州牧唐太守為刺史而雍州置牧神龍初分天下為十邑邑置巡察使焉按郡縣再恭而開元來置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其有戎武之地即為節度使宋有轉運使副判官使按察官吏又有提舉常平茶盐司元外道各置行中書省有左右丞參政等官明初分天下十三省初為行中書省已更為承宣布政使司司設左右布政

左右參政左右參議布政司掌一省之政令朝廷有德澤禁令承流宣播以下於有司凡僚屬文武官咸覈其稱職不稱職者上下其考報撫按以達於吏部兵部都察院三年則率所屬州縣正印官及首領官朝覲於京師詳第其稱職不稱職於部院聽廢置十年令戶版以登民數三歲大比聽合省之士而提調之其職掌甚繁大抵今之藩司實古之岳牧而漢謂之刺史元謂之行中書省唐宋改為使艱不一也

徐奇

徐奇為廣東布政司歲當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遺

迭臣選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燕時衆皆作詩文送行故有斯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令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即以單目赴中宮令焚之一無所問

## 葛端肅

葛端肅公爲陝西左布政入覲有小吏註考老疾當罷公復為請留太宰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邊吏去省遠甚註考徒據文書今覲其人甚壯正堪驅策方知註誤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太宰

驚服曰誰能史部堂上自責過誤即將是賢能第一矣

## 按察司

按察亦漢刺史唐十道觀察使宋轉運諸使之職但唐宋諸使或兼領無事官或因事權設事後即省元於行中書之外各道別置提刑按察使有副使僉事僉事爲之貳而更有經歷知事焉明初各省置提刑按察司有按察使有副使有僉事按察使掌糾所屬府州縣官司及一省刑名按劾之事諸官吏奸邪貪酷暴軼得以糾察擒治平獄刑獄雪冤枉禁詰官私褻將之干治者以振揚風紀大者監布都二司會議告

撫按以聽於部院。凡朝覲慶賀弔祭之禮。具如布政司。副使僉事。分巡道。察其兵備。提學撫民巡海清軍監軍。各專事。置無常員。首領官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司獄。

## 周新

周新為浙東觀察使。將到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視布。屢燃不作。別視之。得印誌者。鞫布主。即劫布商賊也。又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

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屍僧即款服

按新南海人由鄉科選御史剛直敢言人稱為冷面寒鐵公在浙多異政時錦衣紀綱擅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走脫訴綱綱構其罪殺之嗚呼公能暴人之冤而已不免冤死天道難諶信哉

崔鄖

唐崔鄖為鄂岳觀察使先前陝州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觀察鄂岳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鄖曰

陜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擾。地險民雜。漂彼為奸。非用刑威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 錢藻

錢藻倅兵客云。有二京軍。刼人於通州。獲之不服。州以白藻。二賊恃為京軍。出語無狀。藻乃移甲於大門外。獨留乙鞫問。數四聲色俱厲。已而操筆作百許字。若錄乙口語狀。遣去。隨以甲入紿之曰。乙已吐實。事由於汝。乙當生。汝當死。不意其紿也。忿然曰。乙本首事。何妄以我。盡白乙首事狀。藻出乙證之。遂論如法

## 葉樹聲

葉文莊公。為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幸之。
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公到任。即行文黜
之。晉王再四為言。公云。寧可學宮少一人。不可一人
汚學宮。堅意不從。

朱子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
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
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范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不才者。一筆勾之。富
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曰。一家哭。
何如一路哭耶。

耶律楚材

太宗素嗜酒楚材屢諫不聽持酒槽鐵口進曰麯蘖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盃而止

阿沙不花

不花見帝容色日瘁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麯蘖是耽婚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武宗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不花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歆而反勸之

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臣不敢奉詔

張養浩

養浩字希孟濟南人英宗時以元夕張燈禁中養浩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宮掖之嚴邇尤當戒慎帝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命罷之

陳諤

明永樂中陳諤為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憚權要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云

張寧

景泰時張寧爲給事中遇事敢言每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宗復位尤所眷注嘗獨詔議事每對廷臣稱爲給事中時推諫宦官第一